

央视热播长篇电视连续剧作者唯一授权出版完整 剧本

【十年珍藏版】

朱秀海 著

乔家大院

完整剧本



团结出版社

喬家大院

朱秀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乔家大院 / 朱秀海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26-3912-6

I. ①乔… II. ①朱…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
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9900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85mm×260mm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727 千字

印 数: 4045

版 次: 2016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3912-6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欲借清飈上碧穹，
凌烟閱盡問誰雄。



庭中有奇樹，
高杪與雲重。



出山已畫三分策，
入蜀先諳八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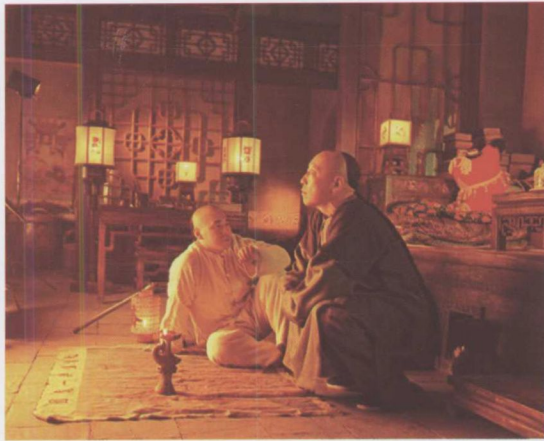




怀君当此际，意在五湖云。（上）
白首怀余愧，长歌有永羞。（下）



梦里桃源失陆海，醒间尘界近衣裳。（左）
诗眸久望何为者，觅得秋山第一黄。（右上）
心澄魂有忘，虑寂念无机。（右下）



落紫几层薄，流红众脉盈。（上）

尝抱殷勤意，先成恹荡秋。听言轻一死，仰酒起重仇（下左）

警世心肠枉自长，人间无那又沧桑。（下右）

目录

第一集	001
第二集	014
第三集	026
第四集	037
第五集	049
第六集	060
第七集	072
第八集	083
第九集	094
第十集	105
第十一集	117
第十二集	129
第十三集	143
第十四集	156
第十五集	169
第十六集	181
第十七集	194
第十八集	207
第十九集	220
第二十集	232

第二十一集	243
第二十二集	255
第二十三集	268
第二十四集	281
第二十五集	294
第二十六集	306
第二十七集	319
第二十八集	332
第二十九集	346
第三十集	362
第三十一集	380
第三十二集	395
第三十三集	410
第三十四集	428
第三十五集	449
第三十六集	465
第三十七集	493
第三十八集	511
第三十九集	526
第四十集	554

第一集

1. 日。杀虎口税关。

长长的商队：粮车队、盐车队、驼队被堵在关口。车队和驼队上插着各镖局的镖旗和各字号的号旗。

与之相伴的是一长队灾民，扶老携幼，也被堵在另一个通道口。

一税官向商队收税，大声喊：粮货二十文，盐货五十文，茶货五十文，排好队，别挤！

另一税官向灾民收税：男人一文，女人、孩子二人一文！快交钱，交了钱就放你们过去！

商队通道处。一掌柜模样的男人喊着：怎么又涨了，粮货不是五文吗？怎么二十文？

税官：而今南方长毛作乱，丝茶路断绝，光剩下你们这些粮货、油货、盐货和这些到口外逃难的灾民，皇上要养兵打长毛，不找你们要找谁要？

灾民队那边。一灾民从垃圾布片似的衣裳里摸出珍藏的一枚制钱，后面的灾民一哄而上，抢成一团。

税官用鞭子乱打：不准抢！给我站好！

通四海信局信使手举局旗，飞马而过，人马尽湿。

众人回头看。

突然，他连人带马一头栽下去。

众“轰”地一声响，齐喊：怎么了怎么了？

2. 村边野店。

众人将信使放到板床上。

老板娘将一瓢水熟练地灌进信使嘴里。

信使醒过来，惊喊：我这是在哪里？我要走？

他抬腿，可他的腿已不能动弹。

信使喊：我的腿！我的腿怎么了？（又喊）我的马呢，我的信袋呢？

一盐车大哥将信袋和信分别拿过来，念：信寄山西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乔东家致广老先生收启，

十万火急，限三日到。信资 200 文，快跑费白银 50 两。

众人“轰”一声响：50 两白银！

盐车大哥将信和信袋交给信使：这位大哥，你的马摔死了，信在这里！

信使紧紧将信抱在怀里，大哭：我的马摔死了，这可怎么办！

老板娘：这位大哥，你这是往哪里送信哪？

盐车大哥：信上写的是山西祁县乔家堡的乔家，莫非就是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那个乔家？他们家在包头有复字号十一处生意，是不是？

信使哭，频频点头：就是这个乔家，出大事了！

他挣扎着要起身：不，我要走，我就是爬，也要爬到祁县去！

可他又一跤跌在床上。

众人又“轰”一声响。

老板娘：你这个人，腿摔成这样，还要走？怎么走？

盐车大哥：哎，大哥，什么信呀这么急，乔家包头复字号的顾大掌柜花 50 两白银雇你跑这一趟？眼下这年头，十两白银能买一个大姑娘！

信使哭，抬头：什么事？要命的事！不……我不能告诉你！

众面面相觑：这可怎么办？

老板娘：哎我说这位大哥，你光在这里哭也没用，你的腿坏了，走不了！这位盐车大哥，要不你帮这位大哥一个忙，我借给你一匹快马，你帮他信送到山西祁县乔家堡去？

盐车大哥：我？

信使扑通一声趴下去：大哥，我求你了，我给你十两银子，不，给你二十两，只要你能在后天黑前把信送到！

3. 深夜。祁县乔家堡乔家后门。

一片寂静中。一辆马车不声不响地停下。

长顺提一盏灯笼迎接曹掌柜。

长顺悄声地：曹大掌柜，你来了。

曹掌柜低声答应了一声，回头看四周无人，闪身进去。

后门悄然关上。

4. 乔家。在中堂。

曹氏带杏儿站着。

曹掌柜走进来：大奶奶。

曹氏：曹掌柜，你来了。

曹掌柜：来了。

曹氏对杏儿：把门关上，你到院里看着，谁也不许进来。

杏儿答应一声，走去关门。

曹掌柜注意地看曹氏。

曹氏：曹掌柜，包头顾大掌柜那边，还没有消息？

曹掌柜：没有。

曹氏指桌上的一件百宝箱。

曹掌柜打开箱盖，现出一座玉石屏风，吃惊地：大奶奶——

曹氏：把这也拿出去当了。

曹掌柜：这么好的东西——

曹氏：这些日子要给大爷请大夫，吃药，过几日又是大爷的寿日，明天二爷又要去太原府乡试，万一得中，支撑个场面也得花银子。当了！

曹掌柜：这一向当东西的事，东家知道？

曹氏点头：曹爷，这一向当东西的事，除了你、我、大爷三人，没别人知道吧？

曹掌柜：大奶奶放心，每次东西都是半夜里拿出去，我托极机密的人，远远地去当，一丝风都不会透出去的！……这是件宝贝，东家和大奶奶要当多少银子？

曹氏：当三千两。

曹掌柜把箱盖合上，迟疑一下，想说什么又没说，抱起它往外走。

曹氏：曹掌柜，等一等。

曹掌柜停下，回头。

曹氏又不想说了：算了，你去吧。

曹掌柜却没走：大奶奶，这阵子老没见到东家了，东家的病见好吗？

曹氏默然。

曹掌柜不再开口。

曹氏：曹大掌柜，包头顾大掌柜那边——

曹掌柜：大奶奶，别说了，东家和你在等包头的消息，我也在等，顾大掌柜那边一有消息，我马上就会过来！

他欲走，又回头：大奶奶，你给我交个底，大爷这些天是怎么想的？他觉得我们这回真的能赢？我们真的不会掉进达盛昌邱家的套里去？

曹氏：不……想我乔家，从祖父贵发公开始经商，一百年来，从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之事，就是这次与达盛昌邱家在包头争做高粱霸盘，大爷也是被逼无奈，我们凭什么该败？乔家要是败了，那就再无天理！

曹掌柜沉默无语，显然有不同看法。

曹氏：好了，你去吧！

曹掌柜答应一声，走出去。

曹氏久久地站立，突然转身在祖宗牌位前跪下来。

曹氏：乔家历代祖宗在上，乔门曹氏今日在这里虔诚祷告祖宗在天之灵，保佑我乔家包头的生意安然无恙，保佑大爷平安度过这一厄，大爷这条命，就靠这口气撑着呢！

5. 院中。

长栓打着一盏灯笼，揉着眼，寻寻觅觅地找，小声叫：二爷——！二爷——！

6. 后门。

长顺送曹掌柜上车，关门，回头看见长栓。

长顺：哎，长栓，三更半夜的，你干嘛呢——

长栓：长顺，看见二爷没有？

长顺：二爷？二爷不在书房院里？哎，二爷明天就要去太原府乡试，大爷大奶奶不是叫你这几天好好看着他，让他在书房院用功……怎么，你把二爷看跑了？

长栓生气，又不敢高喊：我……这些天我白天黑夜眼都不敢眨，堵在书房院门口盯着他念书，什么子曰诗云，之乎者也，就刚才那一会儿，我的眼睛直打架，再一睁眼，他还是不见了！

长顺看他困得直摇晃，抓住他猛摇：你给我醒醒！大门后门的钥匙都在我这里，他能跑哪儿去？你趁早赶快去找，天一亮二爷就要走了，到

时候找不到他，有你的好看！

长栓：你甭吓唬我，掉了头也不过碗大的疤——

长顺：好好好，你就找，我不咋嗒你。小时候他逃学常去的地方，你都找了吗？

长栓摇摇头，全醒过来：这倒没有！

长顺：那还不快去找！

长栓匆匆走回去。长顺默默看着他，叹气。

长顺：这个二爷，就要去考举人了，他还只顾逃学！乔家的天说不定已经塌下来了，他这会儿怕还在梦中呢！

7. 统楼二楼库房。

这里堆着些用不着的破家具和一些生意上用的旧柜台之类，落满灰尘。

旧家具中间，一支明烛高烧。

致庸躺在一个大木箱上睡觉。一本《庄子》掉落地。

致庸睡得很沉，嘴角不时颤动。

突然，他大叫一声，猛然坐起，睁开眼：啊！不，不对，错了，不是学而优则商，是学而优则仕！

有顷，他完全醒了，自嘲地：不对。太不对了。我怎么又做了这个梦？什么学而优则商，孔夫子是怎么搞的？……不行不行，这个梦得从头做，是学而优则仕，不是学而优则商，孔老夫子说错了！

他瞪着眼坐了一会儿，又像方才那样轰然躺下。过一会儿又轰然坐起，微笑。

致庸：不对！我想做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梦！我想做的是庄周化蝶之梦。（用艺人的腔调）说的是这一天春光日丽，清风和煦，庄周闲暇无事，步入后园，见百花盛开，彩蝶飞舞，不觉心中大喜，俄然睡去，就有了一梦，梦中庄周化作蝴蝶，左顾右盼，五彩的翅膀，小巧玲珑的身躯，振翅而翔，栩栩然一蝴蝶也。只见这只蝴蝶穿梭于花亭柳树之间，徘徊于秋水长天之下，庄周不觉快乐呀快乐。俄尔觉醒了，蝴蝶发觉自己竟然成了庄周，庄周这下就不快乐了，让他，不，让天下的庄周之徒纳闷的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原本到底是庄周呢？还是自由自在翱翔在天下花丛中适适然自得其乐的蝴蝶，抑或自由自在的蝴蝶原本就是我庄周？……不能啊不能，我快快乐乐的一只蝴蝶，怎么可能成了这个

叫庄周的家伙呢？

他的脸上现出快活的笑意，沉浸在梦境中，“噗”一声吹灭烛火，又轰然倒下睡去。

8. 统楼下。

长栓打着灯笼找过来，悄声喊：二爷！二爷——

他看见楼梯，要上楼，推推门，推不动，朝上看一眼，楼上一片漆黑，摇头，实在太困了，坐下，转眼就睡着了，打起呼噜。

9. 晨。乔家大院内。在中堂前。

一辆马车停在那儿，曹氏指挥家人往车上搬东西。

曹氏：该带上的都带上，吃的穿的，文房四宝，还有他常读的书。

长顺：大奶奶，二爷这回去了，说不定就高中了，二爷中了，咱们家也就出了个举人，不比二门里达庆四爷他们家差了！

曹氏：就是中了，乔家三门也才出了一个举人，人家二门出过五个举人呢！——对杏儿：杏儿，都这会儿了，二爷怎么还没出来，不会还没睡醒吧？谁跟着二爷呢？

长顺：长栓。

杏儿捂着嘴笑。

曹氏：你笑什么？

杏儿低头敛容：大奶奶，二爷平日里睡不醒，今儿要去考举人，事关一生的功名，他不会再像平时了吧！

曹氏“哼”一声，欲说还休：对了，长栓呢，怎么也不见个人影儿？天都这时候了！杏儿，长顺，你们俩一个内宅，一个书房院，给我去找！

二人答一声是，领命而去。

曹氏：长顺，你回来！

长顺又跑回来：大奶奶。

曹氏：给咱们家太原府大德兴分号马大掌柜的信，前些天送走了吗？

长顺：大奶奶，送走了，马大掌柜那边回了信，说二爷的吃住行，那边都安排好了，让您和东家放心！

他转身跑走。

张妈跑出来：大奶奶，你快进去吧，大爷嚷嚷着要起来送二爷呢！

曹氏大惊失色，转身跑进二门。

10. 乔家。内室。

大病沉沉的致广在挣扎：来人，我要起来——

曹氏快步走过去，接过张妈手中的药碗：大爷，你躺着，先把药喝了。

致广：不，我不喝！

曹氏眼里涌出泪花：大爷——

致广闭上眼睛，不再抗拒。

曹氏给他喂药。

致广“扑”一声吐了出来，倒下去，闭眼，大喘气。

曹氏大惊：杏儿，快叫大夫！

致广艰难而果决地：别！扶我……坐起来！

曹氏和杏儿只好扶他拥被半躺半坐。

致广闭眼歇了好一阵子，才睁开眼，挥手让杏儿等离去。

杏儿张妈离去。

致广：曹掌柜夜里来过了？

曹氏点头。

致广努力忍着，不让自己发问。

曹氏背过脸去：包头那边还是没消息！

致广的手下意识地抓身边一个鼻烟壶，渐渐用力，鼻烟壶“砰”一声被攥碎。

曹氏暗暗一惊，故意装成没看见。

致广闭上眼睛。

曹氏：大爷，你还是躺下吧。躺下舒服些。

致广睁开眼睛，说轻松的事情：致庸今天就要去太原府乡试，事情都准备好了吗？

曹氏点头：都准备好了。

她猛地转身，不禁悲从中来。

致广不觉，故作欣喜地：致庸今日一去，三场下来，一定能为我们乔家三门挣回一个举人。中了举人，明天春天，就有资格去京师再考取一个进士，我们乔家三门里，终于也要出了一个做官的人了！

曹氏话中有话：大爷，你觉得……致庸这回真能考上？

致广：他能。我的兄弟我知道。甭看他平日里在八股文上不上心，可我心里有数，我这个兄弟，打小就不是平常之辈。别人念书，那是不得不念，是为了做官，我这个兄弟念书，那是他真喜欢书。致庸是我乔家三门生就的第一个读书人，他要是

还考不中举人、进士，天下就没有人配做这个举人、进士了！

曹氏长久沉默：大爷，二爷喜欢读书不假，可是你知道，他骨子里并不喜欢科举，更不喜欢做官，他常说一个好好的读书人，一门心思钻研科举，去做一个什么官，那是作茧自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找天下最大的不自在，还常常骂那些做官的人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就是这些日子，他也没有个要去考举人的意思，天天还是我行我素——

致广不悦：你，到底想说些啥？

曹氏一不做二不休地：大爷，我想说，二爷生下来就是个大商家的公子，他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根本不愿意去太原府乡试……大爷正病着，包头的事情又迟迟没有准信儿，我说这次太原府乡试……就甭让他去了！

致广一惊，大怒，大喘：你……不行！就是天塌下来，二弟今天也要去太原府乡试！

曹氏急忙上前帮他揉胸脯：大爷，你甭急，我不过就是提一提——

致广眼里闪出泪光：你……你忘了，当年爹娘怎么死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没人做官，被那些官商欺负，爹娘气不过，才一病不起，双双亡故……我明白了，你是怕这一回我们在包头输给了达盛昌邱家，怕我撑不过去，怕到了时候这个家里没有男人收拾残局！不……我和达盛昌邱家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致庸今天一定要去太原府乡试！

他的眼中又一次闪出泪花，大喘，咳血。

曹氏扑通一声跪下，哭：大爷……

致广：你起来！没想到你也不懂我的心！……可怜我这个兄弟，爹娘去世时才三岁，记得那时爹娘将二弟的手交到你我手中，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我们把致庸交给你们！看我们的面上，该打的时候，你们就骂两句，该骂的时候，你们就说他两句，一定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曹氏：大爷，别说了——

致广：不，我要说……葬埋爹娘那一日，乔致广就记下了一句话，虽然致庸没了爹娘，可我是他的大哥，我一定要让致庸快快活活的长大，一辈子都让他快快活活的，不让他觉得自个儿没有爹娘！致庸从小不喜欢经商，我就不让他学生意……就是念书，也不是我逼他，我曾经下过决心，

若是他不愿意读书，我也不会逼他读书！可我看他不是这样，我这个兄弟，天生就是个读书的料，我让他读书，让他去走科举之路，是怕不这么做，我会误了他的终生！那样我就对不起二弟，更对不起死去的爹娘！我……

曹氏拭泪：大爷，你的心思我懂了。是为妻错了……我现在担心的是二爷自个儿，他那种庄周一流人物的心性，万一根本就不想中举，上了考场故意不好好地考，大爷的这片心，就白费了！

致广深思：不能。我有办法让他好好地考，一心一意地考，而且一定能考中！

曹氏：大爷，你有办法？

致广：拿笔来——

曹氏转身。

致广：还有一件事。

曹氏回头。

致广：家里的事，包头那边的事，半个字也不能透给致庸，就是去赶考，也要让他快快活活的！

曹氏：知道。

她转身去取文房四宝，眼泪又悄悄流下来。

11. 统楼库房内。

阳光照进来。致庸还在鼾睡，脸上洋溢着笑意，让人感觉到一个梦做得真好。

12. 楼下。

长栓也睡得正好，四仰八叉，一声声打着呼噜。

长顺跑过来，气不打一处来：这个长栓！（拿脚踢他）长栓，醒醒！

长栓一惊醒来，看他：干什么干什么？

长顺：还睡呢你！你看啥时候了？

长栓迷迷糊糊地：啥时候了？

长顺一把将他提溜起来：快醒醒！二爷呢？怎么你也在这儿睡起了大觉！我看你跟二爷这些年，别的没学会，就睡觉学会了！大爷和大奶奶正等着找你要人呢！

长栓终于醒过来：哎呀你喊啥？你这是阎王爷不嫌小鬼瘦，昨天半夜里我就开始找二爷，能找的地方连茅厕马棚里我都找了，不能找的地方我也进不去。你看连这儿我都找了，没有，我不睡觉，还能上吊？

长顺手朝上指：这上头找了吗？

长栓：这上头是个破库房，从里边插着门闩，

我就是想进去，也进不去呀！

二人同时一惊。

长顺：怎么，从里边插着门闩？

长栓一拍脑袋：哎呀！

他转身就朝上跑。

长顺跟上去，要喊，长栓伸出指头制止他。

长栓用小刀一点点别开门闩，上楼。

杏儿也跑过来：长栓，二爷找到了吗？

长栓回头示意她噤声。

13. 统楼库房内。

致庸还在沉睡，脸上笑嘻嘻的，说梦话：谁是乔致庸？乔致庸是谁？我不是乔致庸，我是庄周？不，我也不是庄周，我是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长栓蹑手蹑脚走到致庸耳旁，叹一口气，猛地学一声鸡声。

致庸一惊坐起。

杏儿捂着嘴要笑。

致庸还没有醒来，直着眼看长栓、长顺和杏儿。

长栓也直着眼看他：二爷，起床了！鸡都叫了！

致庸渐渐醒来，有点慌：怎么？鸡都叫了？我这是在哪儿？

杏儿笑：二爷，你这是在统楼二楼的库房里。刚才那只鸡可不小，是个成了妖精的鸡！

长栓对她举拳头。

致庸头一晃，像在想什么，突然清醒过来，哎呀叫了一声。

长栓：好了二爷，您老人家高低是醒了！从昨晚到这会儿，你可让长栓好找，我的腿都跑细了！你倒好，藏到这儿做起周公之梦来了！

致庸不服气：什么周公之梦，刚才我做了一个庄周之梦，蝴蝶之梦！（得意地站起，眉飞色舞）哎我告诉你们，方才这一夜，我梦见自个儿变回去了，我又成了一只蝴蝶，在一个大花园里，飞呀飞呀，春风和煦，阳光灿烂，真是美丽的花园，比我们家的花园好多了……（摇摇头）哎，你们找我干什么？

长顺：二爷，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吧！

致庸一惊：对！今天我要去太原府乡试！哎你这个长栓，不早一点儿来喊我，耽误了我的大事？我大哥和大嫂要是生了气，我拿你是问！快

走快走!

他抬身朝外走。

长栓跟在后面发恨声：你你你……你是属猪八戒的，倒打一耙——

致庸要出门，站住，又回头：怪哉怪哉，有一个梦，我都做了三遍了，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了孔老夫子，他又告我说，学而优则商，不是学而优则仕！我说不对，孔老夫子，你的话是学而优则仕，不是学而优则商，可他还是摇头，说我错了……你们说，是他错了，还是我错了？

长栓、长顺、杏儿面面相觑。

长栓：二爷，你真地又做了那个梦？

致庸看他们，点头，笑：你们也觉得他错了吧？

哈哈，是孔老夫子他错了！快走！

他跑下楼去。

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面相觑。

长顺笑：这个二爷，你出去说他出身商家，谁信！

长栓：你这会儿又不急了，是不是？快走！

三个人跑下楼去。

14. 在中堂。

众人用一把躺椅将衣冠鲜明的致广抬进来。

曹氏和张妈扶他坐下，面呈焦灼之色。

致广对众家们，严厉地：二爷呢？他在哪里？

众家人：禀大爷，长栓、长顺他们去找了，马上就到。

曹氏对张妈使一个眼色，张妈会意（照顾致广）。曹氏匆匆走出。

15. 侧室。

大夫在等待。曹氏走进来。

大夫：大奶奶，乔东家的身子可是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了。万一受了风寒，我可就束手无策了！

曹氏：二爷要去太原府乡试，他铁了心要起来，说要送二爷一程，谁也挡不住。大夫，你有什么办法，就准备着吧！

大夫：大奶奶，你去吧。乔东家刚刚吃了老夫的药，料想能撑半个时辰，等会儿他在前头送二爷，我和徒弟们就在这里候着，万一有个闪失，我们马上想办法急救！

曹氏：那就仰仗大夫了！

大夫点头。曹氏匆匆走出。

16. 在中堂内。

致广端坐，神情严肃。

曹氏和张妈一边一个守着他。

门外。致庸带长栓、长顺、杏儿匆匆赶来。

一家人在外面喊：二爷进来了！

致庸跑进来，嘴里狡辩着：大嫂，你看，今天这么要紧的日子，长栓竟然不叫醒我，你说他该不该打！

曹氏不语。致庸眯眼瞅见致广端坐在那里，吓了一跳，急忙站好，又高兴：大哥，你怎么起来了？你的病好了？

致广不搭理他，看长顺：外面都准备好了？

长顺：回东家，都准备好了！

致广要站起，却站不起，曹氏和张妈扶他起来，他站稳，推开她们的手，严厉地：鸣炮！动乐！

长顺朝门外一招手，一时鼓乐鞭炮齐鸣。

致庸一惊，迷惑地：大哥，今天什么日子呀，怎么这么大动静？

致广沉沉地：二弟，你还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致庸搔头：大哥，今天不就是八月十三吗？

致广：二弟十年寒窗，今天终于到了出门应试的日子，再回来之日，就是举人，进士，离家的日子长，在家的日子短。临行之际，还不向爹娘和我乔家三门的祖宗辞行，让爹娘和祖宗保佑你一路平安，马到功成！

众人都望着致庸。

致庸笑又不敢放肆：大哥，你说的是不是也太……二弟今天就是去应个乡试，能不能中举，还不知道呢！再说了，不就是去考上举人，还犯得着大哥惊动祖宗，里里外外闹这么大动静？

致广变色：住口！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信口胡说！

致庸急忙敛容：是，大哥！

致广：长顺，侍候着！

长顺答应一声，点三炷香，递给致庸。

外面鼓乐响个不停。

曹氏：大爷，你还是坐着吧！

致广：不行，二弟给爹娘和祖宗辞行，我怎么坐着！

致庸不情愿，却也无奈，闭一闭眼睛，前去

上香，跪拜如仪。

致庸：爹娘祖宗在上，致庸今日奉大哥大嫂之命，去太原府乡试。这乡试又不是大事，致庸本不想惊动爹娘和祖宗，可大哥一定要致庸这么做，致庸只好听他的，致庸求爹娘祖宗保佑，此去太原府，不费吹灰之力，就给大哥大嫂拿一个举人回来！（回头，笑）大哥，这总行了吧？

致广眼中忽然浸出泪来。

致庸变色：大哥——

致广：兄弟，来，扶大哥一把！

曹氏想上来扶他，被致广推开。致庸赶上来，扶他一步步挪过去，上香，跪倒在地，拜。

致广：父母大人在上：十六年前，父母去世之际，将二弟托付给致广和儿媳曹氏，十六年过后，致广和曹氏已遵父母之命，将二弟养大成人，就要送他离家去赴太原府的乡试。爹，娘，二弟这一去，一定能不负你们的期望，为我乔家三门挣回一个举人。二老在天之灵，就保佑他乡试高中，来年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吧！致广给父母和祖宗磕头！

他艰难地磕下头去，忽然大哭失声。

众人皆大惊失色：东家怎么啦？

长顺回头对门外：住乐！

鼓乐停下。

曹氏大惊：大爷——

致庸大惊：大哥——

他和曹氏急忙将致广扶起，坐回去，致广不觉闭目大喘。

致庸担心地：大哥，你没事儿吧，你要是觉得不好，我今天就不去了！

致广猛然重睁双眼，一时目眦尽裂：住口！

致庸急忙躬身：是！

致广恢复常态，依然严厉：二弟，你要走了，大哥有句话，要嘱咐你！

致庸笑：大哥，不就是考个举人嘛，凭二弟这一肚子臭不可闻的八股文，蒙他个把举人，又不是什么难事，你就别——

致广厉声地：你——

致庸再次躬身：大哥——

致广：就凭你如此狂傲，这回去了太原府，也中不了举人，给我跪下！

致庸跪下：大哥，你这是……你别生气呀，我不过就是这么说说——

门外，长栓偷偷捂着嘴乐。

致庸回头看他，恨恨地挤一下眼睛。

致广呼呼直喘：就你这样，到了太原府，我怎么能不担心！

曹氏上来圆场：大爷有什么话就快说吧，二弟听着呢！

她又对致庸使眼色。

致庸：对对，大哥，我再也不敢了，我听着呢！

致广：真听着呢？

致庸：真听着呢！

致广：二弟，到了太原府，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担心你还像在家里这么轻狂！

致庸：我，轻狂？

致广瞪他一眼。

致庸急忙低头：是，我轻狂。

致广：你有什么值得轻狂的？到了那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生员，你要规规矩矩，不要恃才傲物，觉得天下都不足取！

致庸嘀咕：天下本来就不足取也！

致广：你说什么？

致庸：我没说什么。我听着呢！

致广越来越苦口婆心：尤其是那些考官，掌管着你的仕途，不管人家说啥，你都要低声下气，起码不能强词夺理，跟人家吵架。

致庸：大哥，万一他们说混账话来，我也要低声下气？

致广：胡说！人家是朝廷命官，讲的是圣人之言，行的是周公之礼，怎么会说出混账话？倒是你，念了几篇老庄，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把天下人都不放在眼里。

致庸笑：哥你是不是错怪我了，我不止念老庄，我更念孔孟，其实在我身上，出世之心和入世之心一样重！我——

致广：住嘴！

致庸闭嘴。

致广：你还说你不轻狂，这就是轻狂！

致庸只好再次低头：是。

门外，长栓又要笑，致庸又回头瞪他一眼。

致广抬头。致庸跟着抬头，望堂上高悬的“在中堂”三字。

致广：你看见什么了？

致庸：我看见了“在中堂”三字。

致广：当初乔家的祖宗为我们三门人分家，

专为我们这一门人立了这个堂号。说说是为什么？

致庸：孔子曰：不偏不倚谓之中。祖宗为我们三门立这个堂号，是要我们为人处世，不偏不倚，不急不躁，不疾不徐，行圣人之礼，遵中庸之道。

致广：还有呢？

致庸：哥，好像没什么了吧。

致广：有。你的名字叫做庸，就是爹娘据这个堂名给你起的。致庸致庸，就是学而致用，不尚空谈，就是逢事不走极端，就是要讷于言而敏于行，做人要敦实，不要恃才傲物。

致庸有点不耐烦，回头看：大哥，天不早了，你也教训够了，让我起来吧？

他自己站起来。

致广深深看他一眼。

致庸重新跪下，嘟哝：你看，还没完了！

致广抬头：谁跟二爷一块去？

长栓急忙挤进来：大爷，我跟二爷一起去！

致广：太原府不是乔家堡，车多人多马多，撞伤了不是玩的。等会儿出了门，你们路上不能拐弯，一路直到太原府；到了太原府，那么多好吃好看好玩的地方，一概不能去！到了就住到咱们家的铺子里，交代马掌柜，二爷住进去以后，只准在里头读书，除了去贡院应考，再不准他出门！

长栓不由看致庸一眼：是。

致广示意，曹氏和杏儿扶他站起。

致广看致庸：你，起来吧！

致庸高兴地爬起来：谢大哥！大哥，大嫂，这回我可以走了吧！

致广：慢着！

致庸：大哥，你是不是太啰唆了，刚才你说只交代给我一句话，结果却说了这半天。你还有事吗？

致广回头，杏儿托出一封信来。

致广：二弟，你去太原府，带上大哥这封信。

致庸伸手来接。致广挡住。

致广：不要马上看，什么时候进考场，你什么时候看。

致庸笑：大哥，什么信呀，你甭闹得像诸葛亮派赵云出征时送给他的锦囊似的……（看致广的脸）是是是，我又说错了，我听大哥的，大哥不让我这会儿看，我就进考场时再看！

他接过信，随手塞进口袋，对长栓眨眼，低

声地：长栓，还不快走！

他快步走出。

致广静静地看着他走远，喊：鼓乐！鼓乐怎么停了！景泰他娘，我走不动了，快出去送二弟……去应试！

他再也坚持不住，猛地向后倒去，口中喷出血来。

曹氏大惊，扑上去抱住他：大爷——！快叫大夫！

致广睁开眼：别声张，让致庸走！

曹氏眼泪落下来。

外面，鼓乐又热闹地响起来。

17. 汾河边。川道上。

长栓赶车，车在飞奔。

致庸闭眼躺着。

长栓回头，大叫：二爷，你是不是又睡着了？

致庸一跳起来：胡说！长栓，你走错了路！

长栓：走错了路？这是去太原府的官道呀！咱们不是直奔太原府吗？

致庸：我说你错了你就是错了！

长栓想起来，猛拍一下脑门，笑：二爷，大爷刚才可是说了，要我们出了门就直奔太原府！不要拐路！

致庸：谁让你拐路了？咱们从祁县县城走，让我顺便看个人，能算是拐路吗？

他从长栓手中接过鞭子，打马，赶车拐上另一条岔道。

马车飞奔起来。

致庸眼睛明亮，吹快乐的口哨。

长栓抬头，看见了天上的一只大蝴蝶风筝。

致庸也抬头看。

长栓：二爷，你梦中的蝴蝶是不是也有这么大？

致庸：太少了，只有一只，应当有两只，两只蝴蝶！

长栓笑。

致庸：你笑什么？

长栓：我笑了吗？

18. 黄昏。江家绣楼。

雪瑛和翠儿在纺织。雪瑛不时朝窗外一望。窗外是破败的后园。